

令和随笔集 2022 ~ 2023

懒得排版了，姑且按时间顺序罗列一下。这份文档断断续续整理了有段时间，出于一种对暴露在视线下的隐隐不安拖了几个月。现在是2025年的5月9号。已经是2025年了，距离写下那些文字已经过去了3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那给人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就很好意思吗？我不是那样坦然的人。人终究只能成为自己所是的样子，也愿你不必再生活在任何人的影子下面。

2025.5.9 于梅雨季节的研究室

炊烟

2022年01月16日 14:00

端起平板看小说。

开头描写了一个村庄，那里有庄园，火车，还有午后的炊烟。

午后的炊烟...

回到了许多年前。

在穿过油加利的斑驳阳光中，像是灵魂一样升起，消散，午后的炊烟。

一个彷徨的灵魂，把厚厚的书本放在膝头，注意力失焦，像是要融入到这幅光景中去。

关于午后的记忆里总是空无一人。

有时候奶奶会从某个地方出现。

她对家里人从来不是慈祥的。

即便如此，这幅光景也是属于她的。

温柔，孤独，圣洁的这幅光景。

是我闯入她的梦里去了。

我不是在缅怀死去的奶奶，她还活得好好的。

只不过她再也回不去了。

我们都回不去了。

佝偻的老妇人

2022年02月20日 22:52

佝偻的老妇人朝着我微笑。她在说些什么？听不懂。无所谓吧。这里好窄，好暗，为什么要住在这种地方啊？得不到我的回应，她脸上的笑容也丝毫不减，她颤巍巍地朝着厨房走去。她去给我拿吃的了。我不知道怎么在这里消磨时间，好难熬啊，好想回去。回去哪里？

回去以后，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她去世的消息。我故作姿态地沉默了一会，说，是吗？...。不知道我的演技有没有让对方感到我的悲伤？其实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就是了。

有人写了一篇回忆她的文章，我看了。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啊，我想，为什么她在世的时候你不跟我们说呢？

又过了好久好久，某个雪夜，我突然想明白了，原来那时候不是听不懂，只是不愿意去听罢了。对自己的傲慢感到有些好笑。眼泪还是一滴都流不出来。

游戏和我

2022-03-04 15:33:19

题目不是《我和游戏》而是《游戏和我》，因为我是游戏的奴仆。以前是，现在是，恐怕永远都是。半个月前重新下载了GA。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是在13年前。我记得准确的年份不是因为记性好而是因为用户名上写着『2009』。游戏一如既往的好玩，半个月来几乎每天都花2到3个小时在上面，不玩的时候也魂牵梦绕，这对人的创造力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今天终于狠下心来将它卸载。这个游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陪伴了我。听说人类每五年细胞就完全更替一次，让人不禁想起特修斯之船。卸载安装卸载安装，就像是死亡新生死亡新生。也许这个游戏跟我的生命周期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

每次新生都能变得更好吗？也许是吧，13年前的我又如何能够想象今日？无论如何，没有辜负过去的我。像是『过去的我』这样的话语，如今看来十分的幼稚。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对于人来说，有意义的唯有当下。

过去的半个月给我带来了什么？我再次认识到，游戏能够让人忘却现实的苦恼。

逃避现实可耻吗？叔本华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就是无尽的苦难和短暂的愉悦。如果游戏能够带来长时间的愉悦，人又何必像个苦行僧一样活着？可是我不能容忍。只是因为强欲。

『贪婪』的维基百科条目里有这样一句话：在已知的人类历史中，贪婪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在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造成行为冲突。

贪婪和不合群是互为因果的。我绝对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但是我认为不合群是需要资格的。只有当一个人拥有合群的能力时，不合群才是这个人的『选择』，才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本性。说到底不合群还是建立在合群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在形式上，这半个月的游戏体验也和过去大不相同。原因是我开了游戏直播。有人在看的时候，你必须将看到的感受到的化做言语，这对于理解游戏体验是大有裨益的。不知不觉又转到了语言的问题上。

这篇随笔诞生于某个论文工作告一段落的午后的凌乱思考。

差不多该搁笔了。

最后让我提个本体论问题：游戏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个符号的年代，一切难道不都是游戏？

要这样断言或许还为时过早...

游戏是我永远摆脱不了的幽灵。

也许它就是我，而我才是那个幽灵。

他会成为个人物
2022-04-18 23:1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春天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观点。有人会谴责说读过几本书的人总是喜欢标新立异。这倒算不上是什么偏见，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艺术永远是文化中的标出项...唉，何苦为自己辩护。

春天令我惆怅，不仅因为那过分短暂的美丽光景，还因为某些可笑的经历。

我很怕尖锐的东西，说不准还患有轻微的尖端恐惧症。打针从来都是避之不及的事情，更别说缝针了。想到那银针在皮肤上来来回回，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如果可以，我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遇上需要缝针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自己足够幸运，直到后来有一次母亲告诉我真相。

你倒是说说我哪里缝过针？我自信满满决心要驳倒母亲。

头顶，母亲说。

她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个黄昏，当她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躲在车库里哭个不停，脸上满是鲜血。

那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我看不清手上的东西，但是通过那浓稠的触感还是猜到了个大概。我哭个不停，不是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而是因为怕被家人责骂。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路过番薯地的时候，我捡起半块板砖抛上天去砸穿了自己的脑袋。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方圆半公里内没有一个活人。

后来婆婆以为是我那个朋友干的好事，特意跑到他家去骂了一通。当然她是瞒着我去的，如果我知道一定会拦住她。唉，我连那个朋友的名字都已经忘记了，难道是因为那块板砖的缘故吗？

我真好奇他那时做了什么样的回答。除此之外，回想起他的事情，我更多感到的是抱歉。后来没过多久，他的母亲就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而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呢？砸穿自己脑袋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又想起了父亲的客人在晚餐餐桌上指着我说的那句话：他会成为个人物。

曾经有人问我
2022-04-20 23:52

曾经有人问我应该如何理解美。

如今想来，这真是一个距离现实太过遥远的问题。

真的有人会在现实生活中和朋友讨论美学吗？我表示怀疑。

不过问我的是一名网友。这样说想必大家都能够接受。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呢？天知道。

依照康德的说法，美感的产生契机之一是无目的而合目的，也就是说，最纯粹的美应当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它来的如此突然，如此暴烈，令人毫无防备。

为了举例说明，我向那位网友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因为车祸撞伤了大脑，醒来时发现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团蠕动的肉块，所有人在他眼里也变成了恶心的蠕虫。他难忍折磨，没过多久就自杀了。

可是这个故事跟美有什么关系？网友问我。

美就是那场车祸，我说。

毕业，出国前夜，浅浅的回忆
2022-05-22 00:36

那是2019年的夏天，毕业如期而至，大家各奔东西。我和两个留在城区的同学一起租了套房子。3个人工作的地方都不远，真是奇妙的缘分。

城中央最繁华的地段藏着一片老旧小区，房子都坐落在里面。我的房间躺床上往窗外一看就是城里最高的楼。那是50层的高级酒店。楼顶可以免费进出。我很喜欢那里的风景，加起来总共去了7，8次吧，大部分时候是独自一人，有几次是和朋友，只有一次是和过去的恋人。

懂房的朋友来看了说勉强强，主要是光照差强人意。老旧小区的通病。他们租的房子的确是宽敞明亮，但是我就是喜欢这儿（毕竟自己选的房子怎么能说讨厌呢？）。小区里每一个昏暗，破败的角落都漂浮着思绪的残渣。

房子大厅有很大一张布沙发，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布沙发真是十分了不起的家具，它像床一般柔软，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电热毯上的猫一样趴着）。多亏了它，我们

晚上大多能够聚在一起。虽然胖舍友喜欢打游戏，晚饭之后不会待很久。瘦舍友喜欢外放视频。我对噪音很敏感，可那个时候也觉得亲切。

像是空气一般自如的陪伴(要知道，与父母一起都很难没有压力)。令人怀念的时光。

后来我是第一个离开的。我拿到了签证，然后把房间转租给一个毕业生。他和我们是同一届。和我们相处的时候，他总是有些拘束。他比较喜欢独来独往。不过我有什么脸面说他呢？毕竟我也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明白友谊的宝贵。

我从朋友那儿学到许多。可是朋友又从哪里学到这些呢？如果愈接近源头愈珍贵，那么友谊诞生的地方会是什么模样？无论如何我应该更加感激他们才是。很多事情在落笔之后才会明白，而这份领悟又会反哺我今后的人生。

就像是童年时见过的爬满爬山虎的空房子，玲珑可爱却又诉说着衰败。为了获得某种感性的舒适似乎总要付出一些代价。

有些时候硕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如果没有网络如何能够抵抗那种孤独？孤独是群体的缺席，是人与社会的割离。往往在这种时候，平时被遗忘在角落的东西才会悄然登场。

有一个这样的晚上，胖舍友出门旅行，瘦舍友加班很晚没回。当忙完手头的工作，从房间里出来，我发现瘦舍友房间的灯开着，但是人不在。我以为他回来又出了门。房子离广场只有5分钟路途，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等到瘦舍友第二天回来，我向他确认了才知道他昨天在朋友家根本没回来。

我知道这样说根本没有说服力，但是幻觉出现多次之后人最好对事情持保留态度不是吗？我这样一路走来，后来甚至对那些难以理解的现象产生了莫名的好感。那一天房子跟我开了一个可爱的玩笑，这何尝不是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那时的白天令人精神饱满，黄昏又令人惆怅。我沉浸其中的感情像是鸡尾酒，其中最强烈的感情是对新冒险的期待，还有对注定要完结的感情的不舍。

城区的夜是暗淡的橙色，白天的燥热也一扫而空。那是适合在江边听爵士的夜。我和朋友散步不需要言语，而我曾经的恋人却心不在焉。

约定的时日如期而至，而那匆匆的感情也惨淡收场。我拿着挂断的手机在小区楼下徘徊，最后一缕香烟飘向日渐冷冽的夜空。我曾经为那不堪的感情而痛苦，如今却更加怀念那时的友人。

我在第五个万圣节前夜离开了那里。

五月最后一个周四，我辗转了十个小时，终于在日落时分抵达了广岛
2022年06月03日 08:48

五月最后一个周四，我辗转了十个小时，终于在日落时分抵达了广岛。我已经几乎不记得为什么想来广岛啦。前因后果在时光中消逝，只留下激情如同一滩不受重力控制的混沌之流在空中做着布尔运动。

那是一个下着细雨的阴郁黄昏。我习惯了不去预约旅馆，所以便像流浪汉一样居无定所地游荡。巴士中心离原爆遗址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路过大厦楼下巨大时钟的时候，我看见海报上画着黄宝石一样的啤酒杯，旁边写着星空的啤酒花园。那是自助晚餐的海报。

原爆遗址比想象中要小一些，在雨中飘着淡淡的哀愁，就像是多年前我在乡下度过的早晨一样。和平纪念公园的火炬日夜不停地燃烧，乌鸦在林中低空飞行。乌鸦是种高傲的动物，即使强抢也不愿接受人类的施舍。

原爆被害者的大叔说过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关心原爆，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因为在那个细雨朦胧的黄昏，一个金发女孩不撑伞逛遍了整个和平纪念公园。

广岛的夜是特别的，因为中央大道上行驶着地面电车。汽车不再是夜的主宰，行人的孤独仿佛也被缓解了。我穿过繁华街来到河边吸烟，临近十点时走进一间快活CLUB。这是我第一次住公共空间的房间。那里十分嘈杂，来往的脚步声，邻座的轻微动作都触动着我的神经，还有人在凌晨一点大声讲电话。

广岛，
2022-06-13 22:54

视线不经意地越过肩膀，失焦在远处的背景上。怎么了？我难道不想把话说完吗？我当然不想。我想一切都保持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就像是爵士乐，就像是印象画，就像是梦。

两个星期前这个时候我大概走在广岛的历史博物馆里边，我不记得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了，就是和平纪念公园里面，丹下建三建造的那个长方体的悬空的有点像法国那个什么什么公寓(马赛公寓)的建筑，就是在模仿他吧，那个建筑师的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柯布西耶)。我曾经很喜欢建筑，但是那一天我有些心神不宁。明明是疫情期间却那么多人在逛着昏暗的展馆。真是一副怪诞的景象。我也不知道看些什么，只是沉浸在那种氛围里边。

我周四晚上六点过一些到的广岛。之后逛了一下城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逛到九点的，总之就是逛到了九点，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快活CLUB里边了。说实话那是我体验最差的一次网吧过夜。之前的单间至少还能够入睡。而那时候的经历就完全是让我重温了高中时候的噩梦(或者没有那么难受，因为现在要自由太多了)。虽然体验很差，但是也算是一个难得的体验。

星期五的凌晨，大概是6点过一些的时候，我提前tcheck out了。凌晨的广岛商店街空荡荡。让我想起半年前去的大阪。那时候一切就已经分崩离析啦。我想起了那个清晨。也是类似的心境来着？忘记了。那是我第一次住网咖。

我早早乘上地面电车前往宫岛。路程还算是比较遥远。车票意外的十分廉价。在鸟取这么长的距离大概要花上一千日元左右吧。而地面电车只需要270日元？反正是200日元到300日元之间。真是意外。地面电车的车站在七点之前还是十分冷清，更何况方向是从市区到郊区。后来车上渐渐人多了起来。大部分是学生。这倒是能够理解。因为学生的家大概都是靠近城区，因为父母在城区工作，而学校建在郊区也是十分理所当然的事情。真的好多学生啊，好多水手服。真是羡慕他们的校服。相比起来我们以前的校服是什么垃圾？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广岛是一个美女辈出的城市，可能那天在电车上，我正是经历了那样一个他人印象中的情景。《电车·印象》。真是不可思议。

那天的阳光十分猛烈，车厢里边也洒满了光线，有些炎热。我搭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到宫岛口，在车上可以看见波光粼粼的海面，电车行驶的地面非常低矮，好像比海平面还要低矮，真是不可思议。那时候我拿着kindle，在看一本叫做重力小丑的小说。这本小说我没过多久就放弃了，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尴尬的人物对话。我在8点过一些的时候到了宫岛口。之后我搭上8.30分的汽船前往宫岛。船票也十分低廉。之前去兔子岛的时候我就这样觉得了（好像是170日元来着）。汽船很大，有两层。下面那层是空的，可以载汽车过来。宫岛还是蛮大的。

那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岛。站前是一个宽广的广场，右手边就是蔚蓝的大海。广场上有一点都不怕人的小鹿，就算摸它它也毫不在意。它在广场上的石板砖之间寻找生出来的短短的植物。恐怕是多肉植物吧？其他地方还有那么多的草地，为什么它们非要吃这种小小的植物？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像点心一样的东西吧。午后的时候它们就趴在树荫下乘凉，看着人类来来往往。我真是很喜欢那样一个小岛。

那天岛上的来客很多。大部分是修学旅行的学生。我真是挑对了时候。那一天大鸟居也还在休整。上面缠着厚厚的什么东西，完全看不出鸟居的样了。之后我想等那些学生们逛完再去人满为患的神社，但是学生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地过来，我也只好夹在他们中间游览梦寐以求的海上神社。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真不愧是日本必须去的地方。想想吧，蔚蓝的海面上木制的神社，长长的木回廊尽头就是水面，在这样一个夏日，难道你不会想在上面乘凉吗？那个情景也令人想起之狼里边的源之宫。那一天我的思想还是自由的，所以我也空虚的，只是漫无目的地徘徊。想要从这个荒芜的世界上得知些什么东西，而那是些什么东西我还没有理解。如今我也还没有理解。但是那时候的我似乎还没做好与世界交流的准备，可能是因为旁边人来人往的关系。我想去好多地方。但是最终只是爬上了山顶。那真是十分痛苦的旅程，虽然顶上的风景十分动人，但是途中途径的小道还是十分无聊。为什么我要去爬那座山呢？也许是因为想到大部分过来的人都不会去，所以我想要比大部分的人更进一步。但是也正因如此，我可能错过了其他值得一去的地方。我知道山脚下还有很多奇特的寺庙。那些恐怕比起山顶还要美丽的寺庙。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也许我只是想少些思考，也许我只是想迈开脚步。

之后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去找附近的便宜旅店。本来看中的旅店结果被人抢先一步。那是个奇妙的旅店。没有工作人员，一切都是自助。放在国内简直是闻所未闻。但是后来我找到了更好的地方。新的旅店在离宫岛口两站远的地方。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回到那里吧。那就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我十分喜欢它的天台。那是那一片地方最高的建筑，可以看遍整个半岛。而靠近公路这边则是群山，夕阳在这边落下。

我是打电话预约的，之后我发现根本不需要预约，想要去的时候，去就好了。那儿的一楼是饭店一样的公共区域，好像有附近的居民会来这儿吃饭。我在这里吃了晚饭，汉堡套餐，还算是可以，但是面包太干了，就像所有不好吃的汉堡的通病一样，但是价钱还算是比较公道。我很喜欢那里的

公共区域，晚上我在那里看了好久漫画。真是十分可爱的一个地方。工作人员似乎会一直待到十二点。我在那里丢失了我的发圈。

我刚刚重新检阅了一下昨天写的东西，发现意外的挺有意思，就好像潜意识深处的自己才是更好的自己，就好像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一样。我本来准备好继续写小说的。但是看了昨天写下的经历，又觉得应该把它补充完整更好。毕竟时光不停地流逝，记忆比起创造保质期更短。

我写到哪里来着？写到周五下榻宫岛omotenasi旅店。那是一个sharehouse一样的地方。好像比起hotel它叫做hotels？总之似乎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hotel, hotels, sharehouse, 网咖，这样我就体验了四种完全不同的住宿了。我喜欢宫岛那间旅馆，它让我想起东京的sharehouse。至少有人说话。和我一起住的是两个来自泰国的男孩？应该叫男孩吗，比我似乎要年长一些。说起泰国总是想起很多事情。但那不是应该由我来记述的事情，我没有那个资格。他们两人似乎是通过劳务派遣过来的，现在就职于日本一家工业公司。他们来到这个广岛郊区的小镇不是为了观光，而是为了在附近一家工厂学习怎样操作机械。门上挂着他们的蓝色工作服，就是那种有点粗糙的牛仔夹克一样的工作服。我也买过类似的衣服来着，但是颜色不同，我的是棕色的，我喜欢棕色。有种原木的感觉。自然的感觉。

进到房间的时候我已经因为爬山而精疲力尽了，所以我赶紧洗了个澡，然后在榻榻米上吹了一下头发。之后我跑到一楼共用区域一边吃汉堡套餐一边等衣服洗完，吃完之后回到房间，那两个泰国男孩已经坐在那里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他们，因为其中一个人晾在双层床扶梯上的袜子散发出臭味。真希望他能注意一下。我走过去打开房间的换气扇，虽然味道还是留下来一些。后来简单和他们聊了一下。他们日语比较差，英语更是拉跨，我讲了一会就没有了兴致。本来如果可以，我还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但是没有办法。我只好早早拉上床帘躺了下来。我很快睡着了。睡了两个小时多些。时间到了八点多些。我爬到楼顶抽了根烟之后感觉精神好了一些，又来到一楼享受公共空间。那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酒架，吧台，零食，晚餐，满足了所有消遣的要求。我坐在角落的游戏机前看漫画，然后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晚上一楼大厅的人多了起来。看起来大部分是外国人。个个都是大胡子壮汉。

第二天天气愈加炎热。站在这样的阳光令人心情不是很痛快。10点过一些的时候，我便搭乘地面电车回到广岛。

深圳塔：我和我，有时还有我

2022-06-18 11:19

Emo(大小写的选择一般由语法或特定学科的惯例来确定。大写字母主要用于一些特殊位置，如句子的第一个字母或专有名词，因此小写字母在一般文字中更为常见的)的时候适合回忆，在橙色的夜灯下拿起圆珠笔。两年前的寝屋川，三年前的深圳，想聊的东西太多，反而不知从何下手。最近总觉得记忆在消散，或许的确是时候重新阐释了。

我是在一个早冬的阴天的午后抵达科兴科学园的。我对于记住这个名字本已不抱期待，三年了。那儿的建筑是玻璃幕墙。我参加了一场面试。面试的内容被认为是为我量身订造的。康德说审美

的契机之一是无功利而合功利。那场面试被认为是美的。驱使我入职的原因完全是出于美学考量。

职场人员：一个CEO，一个CTO，五个员工（包括我）。后来四个月里我目睹了四次入职四次离职。浮在水面上一样的公司。后来公司还搬了一次家，从科兴到深大旁边的创业孵化大厦。我喜欢科兴多一些，因为底下有吃不完的餐饮店，还因为它更好看。美学考量。

隐形马尔可夫链用于分析公司不得而知的隐含状态根据我每天光顾的饭店和天气。学心理学似乎会让人变得高人一等？

夜里我常常加班来着。从科兴到地铁口会经过腾讯大厦。有时候那儿会停着好多辆大巴车，我们猜测那是在接送员工上下班。那是十分怪异的光景。人们排着队等着上大巴，在夜色中看不清他们的脸。深圳是一个以排队闻名的城市。我真想立即辞职，从这个古怪的畜群中。

早餐：固戍街边的面包；科学园站边的担担面；同事心血来潮帮忙买的面包（忘记是什么馅了）。

固戍离科学园有十站的距离；十，数字命理学；那儿有城中村；遍布着肮脏昏暗的小巷和两旁高耸入云的违规建筑；所以这片地区房租很低；以深圳的眼光来看的话。话说和我现在的房租差不多，巧合。

我问租房给我的人：这儿早上应该不需要排队吧？

“不用”。

后来我辞职之后才知道固戍排队的长度大概在一公里前后。早上八点从公寓走出来就是队尾，这个租房距离被认为是合理的。

一号线：机场东，后瑞，固戍，西乡，坪洲，宝体，宝安中心（转乘五号线到兴东住着我一个古怪的同学），新安，鲤鱼门，大新，桃园，深大，高新园，白石洲……

固戍的麻辣烫性价比还不错。我坐在座位上看银河铁道之夜。北十字让我着迷。

焦虑浮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听说现代性是人的肢解。固戍是创伤的熔炉。他们很多人的工资大概是我的二分之一。这儿是他们唯一的落脚地。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住桃园或者随便哪个地方。他们悲剧的根源在于不使用避孕套。

1960年的下午和我的故事没有任何联系。即使有，也只是结构上的同构。这段话被认为是多余的。

施洗约翰。我有罪，我要在约旦河接受洗礼。耶稣可能已经复活了，就排在我的前面。

深圳灰尘好大，下雨会令我感到愉悦。城市的雨幕是存在主义的孤独。但是太阳一出来，那些污秽又开始滋生。

创业孵化大厦的社址是2202(还是2205?)。根据开头的两位数字可以判断其海拔高度惊人。这儿一个月的租金是两万还是三万来着?科兴是五万。公司已经在滑坡了。从公司辞职的人们保持了某种联系(似乎)。有一次吃饭大概来了十五人。了不起。

二十二层的风景令人着迷,特别是夹在楼道间的夕阳。但是也仅限如此。四周很多建筑工地。有活力的城市的通病。在四周散步显然不是有趣的。这是导致我辞职的一个不可估量的原因。美学。

那附近不像科学园满街是餐饮店,而只有光秃秃的街道。于是我们开始点外卖。二十二层的牢笼。

走啊走,日夜轮转,人是物非,物是人非。暴露在即将到来的盛夏的酷暑和无指向的淡淡恋心之下,我漂浮在奇形怪状的建筑垃圾之上。

请选择参与的活动:2022我在B站写高考论文(非选定);我已阅读并接受《哔哩哔哩专栏内容上传协议》和《哔哩哔哩专栏规范》(选定);我声明此文章为原创(选定)。

About death

things fall apart, central can not hold. 艾伦麦克法兰说现代性是人生阶段的分离,人们一次次被赶出因习惯而舒适的环境。但是我如今知道,这种无家可归感或者有更深的根源,那是中世纪以来人类精神的一次成长。长大后的人觉得宗教幼稚,便将其无情地抛弃,宗教的失效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但是这对我们东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宗教。但是作为代替的传统是存在的,从这些那些被人们诟病的传统之中,我们成长为了愤世嫉俗的大人,这就是我们作为整个文明的形象。

现代社会是无家可归的社会。但是,过去的人们难道不会感受到这种空虚吗?一切都在散落,中心不再稳固。这难道不是人的本质吗。多年前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看过的一句话仍然印象深刻,朵卡秋说人的一生就是先把各个身体部位拼成一个整体然后任由其分崩离析。

不单止个体,还有家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亲属关系早已等同于空气,我记不住堂表的区别,也分不清姑姑奶奶。但是有所谓吗?健忘其实是因为厌倦,弗洛伊德反复告诫我们。这是家族。

亲人在腐朽,凋零。这种进程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只是我们年轻的感官对其熟视无睹。爷爷的死对我没有意义,但是这份留在父亲心中的创伤会驱使着他做出某些偏执的行为,然后愈发变得孤立无援。如今想来这显然影响了我。

对我来说死亡是从三年前开始膨胀的。以前外婆家每到黄昏常常会来一个客人。他永远穿着暗哑的衬衫短裤,皮肤呈深棕色,像是烤鸭一样蜷曲泛着油光。他一只眼睛白茫茫一片,牵着一头比他还大的老牛。他来外婆家看电视的时候,老牛便在外边等候。晚上在外边乘凉时我有时会看见他弓着腰牵着牛,一步步走上那条满是碎石的坡道。来日本之后我只回过一次国。那时不知为何我

突然提起他来，然后我才知道他已经死去几年了。死亡一直在那儿。他们觉得他对我来说轻于鸿毛，所以连他的死也不需要我去察觉。就像是前一天喂过的母鸡第二天上了餐桌一样不需要我去察觉。

things fall apart, central can not hold. 人们在腐朽，凋零。从那时候开始死亡便变得如影随形。我是从那时开始阅读的，我为关于死亡的作品着迷。如果说我从旁人那儿学会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悲剧很多时候来源于对孤独缺乏练习。

在六月的尾声

2022-06-30 23:37

今晚又去了散步，但是夜空并不晴朗。试着找夏季大三角，即使明白大概位置，实际的星星也被云翳覆盖，我试着辨认银河，意外的竟能隐约找到，人的眼睛真是不可思议。

晚上读完了金蔷薇，我试图在七月之前读完，结果让我最后的阅读变得索然无味，做什么都不能强求啊，金蔷薇也是陆陆续续读了很久，曾经是想要从中学习小说的技巧，后来读着读着，自己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不知不觉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些书籍的指导了，不管怎样，我总算是在七月之前读完了金蔷薇，似乎是这个月的第二本书。之后打算读詹明信或者是马克思韦伯，想要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我成长的国度，还有我现在所生活的国度。

紫阳花渐渐的老去，曾经泾渭分明的两种颜色，如今竟渐渐混合到一起，紫色和粉红如今变成了一种奇异的紫色，我知道，又一个季节过去了。这个梅雨晴朗的令人窒息。天气已经很热了，风扇两档都不能缓解的炎热，想起一个月前的广岛，那时晚上仍然有些寒冷。已经一个多月了吗。

忘记谁说过，成瘾者之所以成瘾，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痛苦地感受到我们所身处这个世界中弥漫着的空虚。我如今也未能走出。只不过，也许，经过前些日子的反思，我已经大概明白悲剧的根源...

关于日本的晚钟(夕焼けチャイム)

2022-07-18 17:31

四月一日，晚钟迟了一个小时，抬起头望向窗外，夕阳被樱花林割碎。

鸟取的晚钟时间每半年改一次，到了十月一日又会变回五点。晚钟是个奇妙的词，承载着佛教的内涵和无限的遐想。需要澄清的是，虽说被翻译成晚钟，但实际情况是从电线杆上的喇叭中传出来的全损音乐。

日本各个地方的晚钟时间有自己的安排。就拿东京来说甚至各个区的安排都不同。如果住在两个区的交界处岂不是能听见两次晚钟？有些地方一年会更改三次晚钟时间。还有些地方干脆就没有晚钟。

有些时候人会想要忘记时间。之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女主总共问了三次时间，每次对方想要找手表的时候都被她制止，然后说不知道会更好（那你到底问来干什么）。我是一个很讨厌钟表的人。这份厌恶很大程度上源自高中时候恶劣的睡眠条件。父亲很少送我礼物，但是高中的时候偏送了我一个时钟。我后来把里面的电池拆了。夜晚的滴答声让人难以忍受。

计时工具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多年埃及的方尖碑，作为纪念物的同时也是一种日晷。人可以讨厌时钟，但是不大可能讨厌太阳东升西落（排除某些家里蹲或者别的特殊情况）。所以作为太阳影子的日晷也基本上不会令人反感。计时工具变得令人反感似乎是从机械钟开始的——因为它的滴答声。

时间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流。这个观点很容易让人想到伯格森的绵延。但是本质上这是一个更加古老的哲学命题——世界的本质是一还是多？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就坚持一切皆一的观点。不单止时间，整个世界本质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坚持要用尺度去衡量世界，就会产生飞矢不动的悖论。

我试图用这样的论据来证明自己对时钟的厌恶是有道理的，甚至尝试说服你们这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态度。赤裸裸的动机。

日复一日麻木地听着报时的钟声，我终于在某个中午惊异地发觉这种麻木是不可思议的，就好像某一天生活的世界完全变了一幅模样，但是你却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不得不说这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常态）。

我们现在知道声音比起图像拥有更强的侵入性。就像刷网页的时候会看到的广告，看多了人会学会无视，但是如果它发出声音就会变得令人无法接受。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从来没有报时文化的国度从今天开始用喇叭报时会引起多大的非议？塑造了这样一种差异的根源在哪里？然后，日本每到中午和黄昏响起的钟声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他的国民？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影响即便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谁知道呢？

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健全的国度不应该使用这样的报时器，它的存在标榜了一种高于个体的权力，任何非议似乎都会被压抑。也许通过日复一日的钟声，这种整体意识被潜移默化地强加到每一个国民的身上。试想一下听了一辈子晚钟的人在离开这个国度之后感受到的那种无可适从感。

虽然我现在对它大加批判，但是实际上报时的钟声并不是那么令人生厌的东西，相反，它确实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我写下这些文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人类学的自觉，它逼迫我去发现生活中那些细微的差异。

夜的大三角

2022-07-21 01:10

晚上去了趟公园，松林的味道让人平静。不远处不知道什么设施的广场上有盏明亮的灯，透过松林能看见空气中弥漫着湿雾。风吹到皮肤上有些凉意。令人愉悦的仲夏夜。

坐到秋千旁边的红色钢管扶手上，想起了过去驾校老板的事情。想起在车上听见他要投资幼儿园还是什么来着。明明是个小资本家，却住着那样阴森的房子。

荡起秋千。秋千质量很好，没有发出吱呀的声音。在荡到最高点的时候利用身体的势能增加动能。有人路过公园，我停了下来。装作四处看风景。

如果能不在意其他人的视线就好了。在这样的深夜也要扮演自己么？抬起头找夏季大三角。试着分辨银河。诀窍是先找天鹅座。因为北十字就浸在银河中央。但是我故意不这样做。我想用肉眼找出银河。以往总能成功，今天失败了，有云。

在路灯下瞥见白色的一团。是猫。黑白奶牛色的小猫。旁边还有一只灰绿色的大猫。它们看着我，我便蹲下来，伸出手掌。小猫过来了，舔了舔我的手，然后又舔了舔我的脚。我轻轻摸了它几下。母猫准备离开了，小猫也跟着穿过角色防护网，消失在操场旁边的阴暗草丛里。

七月

2022-08-01 12:46

时间是18点30分，在研究室。夕阳已经下沉，七月最后一天也步向尾声。望向窗外，紫色的云覆盖着天穹，只在地平线上留下一条橙色的缝隙。感觉有些焦虑，仿佛不尽力去写些什么的话七月就会丢下我离开。爱伦坡那首诗是怎样写的来着？站在一个风蚀的海岸，尽力去挽留一把金色的沙子，却只能徒劳地望着它们从指缝溜走。有人说这是坡难得的情感激烈的诗。人生不是一场梦，而是一场梦中之梦。

写点什么来纪念七月吧。前年的七月我在东京的蝉鸣中消磨时间，之后前往京都的群山之间度过最炎热的一个半月，然后在暮色变得萧索，彼岸花零星绽放的时候来到鸟取。去年的七月和越南的朋友去了一趟赤崎，在波光粼粼的岸边遇上公民馆的老人。之后我会在9月的黄昏送走duc，为在鸟取的第一年划下句点。往前走会怎样呢？2019的7月，对我来说几乎是一切的原点。再往前，我仿佛还未存在。

七月的炎热几乎不给人喘息的时间，如果有也只能是在星光点点的午夜。最近几天，夕阳美的令人难过。夏日总是过于短暂。而过去在南方时候，夏天又漫长得令人厌烦。花火大会又回来了让我感到开心。去年我对duc和璃乃说让我们把丢失的时间全都追回来。我跑着跑着却发现身边早已空无一人。今年的夏天又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很快大雪又会抹去我努力过的每一丝痕迹。

如果我写一些难懂的东西，你们会感到厌烦吗？如果表现得快乐，所有人都会离我而去。为什么他能笑的那么快乐呢？我知道他一定也过的很辛苦。他真的很耀眼，耀眼的令人睁不开眼睛。只是我已经不想再去假装了。不过和他比起来，我更喜欢那些自由奔放的人，他们无论在网上还是现实，永远不会妥协，永远暴怒，永远重拳出击。看着他们，我的心情似乎也变得轻松了。“强大到令人尊重还不够，必须强大到令人害怕”。

想要一块绿宝石。emerald, 我喜欢这个词的发音。为什么他们都在疏远我？“Things fall apart, central can not hold. 人们在腐朽，凋零。从那时候开始死亡便变得如影随形。我是从那时开始阅读的，我为关于死亡的作品着迷。如果说我从旁人那儿学会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悲剧很多时候来源于对孤独缺乏练习”。我喜欢深夜的公园。

曾经我们可以有9个人。从中抽出一块，积木搭起来的塔便分崩离析。也许我从来就没想过去维持。我本来就不是太阳。“我在梦中看见了浓重的雨云是如何变成急雨的。天上首先出现了雨做成的足迹，像是小猫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然后一行行的足迹密集起来，将天空变成了一块雨玻璃，雨就是这样开始的”。泥潭。我挣扎不出去了。

我喜欢烟花的光粒渐渐减速然后沉寂的过程。它们最后看起来像是凝滞在时空之中，然而实际上是先隐去自己的光芒，然后安静地凋零。我喜欢它的尊严。没有看见猫猫脸的烟花。因为有些时候人看见了符号却无法理解。也可能只是因为她们站在我旁边。猫猫脸的烟花到底是怎样造出来的？！

”抬起头找夏季大三角。试着分辨银河。诀窍是先找天鹅座。因为北十字就浸在银河中央。但是我故意不这样做。我想用肉眼找出银河。以往总能成功，今天失败了，有云“。“今晚很特别。夜已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银河将我贯穿。头顶就是天鹅座，它能带我离开吗”？

“他和他的狗，痛苦地纠缠在一起，他们的痛苦纠缠在一起”。

你知道，我什么都可以说，除开真正要紧的事。

忏悔

2022年08月29日 00:01

翻到差不多两年前写下的一篇记事，那时候我魔怔一样在读书，记录，我说希望明年的我不要让自己失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去年春天吧？我渐渐试图去融入这个世界。结果就是今天这副惨状。这些时间以来我伤害了很多又自作自受地摔倒了多次。令人难过的是身边的人从来不能接受我。

难道说在网上就好过了吗？差不多一年前我开始投视频，一年来收获了两千个粉丝，虽然大部分是假粉。我尝试了很多风格，每次都不尽人意，最后我才明白我走的太远了。在路上里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不知道如何成功但是不成瘾是不行的。我离开文字太久了，文字不再给我恩泽。我没有令过去的自己骄傲，非但如此，相比起来过去的自己写的东西更加令人动容。虽然不能说是悔恨，迷途也该结束了。

今后以文字更新为主，以上。

告别八月

2022-09-06 07:52:16

八月的上半个月，雨后昏黄的天空，那些细微的感触，都被我写进了虹之影。小说不是记录，而是塑造了我的感受力。虹之影里弥漫着一种我长久以来一直沉浸其中的失落。

孟兰盆那天我去了一趟赤崎。虹之影是这样开头的。“眼前的景物在飞速流逝，我在黄昏的时候坐上一列通向海边墓地的电车”。然后以这种方式结尾：“一大片墓地沿着海岸线延展到天边，背对着墓地坐在海堤上，我出神地望着大海，直至暮色四合，闪电在云层中闪烁着紫光。海浪的声音令人平静，有人说那是星球的呼吸。当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墓地上点起了零星摇曳的烛火”。这些都是再次阅读会让我感到十分爱惜的文字。我本来想把对星空的观察也写进去的，但是这样也足够了。

伞伞祭那天，隔壁舞蹈队里面有个大姐特意来找我打了声招呼，然后拍了个合照（虽然很在意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但是她没给我发，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她的名字叫薰。有时候人会受到一些无由来的好意，虽然让人开心，又感到无以为报。上个冬天，我和学俄语的胖小哥去业务超市买菜，她认出我来然后要了line。她说我跳伞伞舞很可爱。今年的我让她失望了吗？让人不禁担心起这样古怪的事情来。

八月天气很热，但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已经可以感受到凉意。今年的夏天也要结束了。我很珍惜在温带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在南方，炎热会一直持续到十一月。炎热的天气会扼杀人的想象力。

我都快忘记以前自己是怎样写每月总结的了，想到的能下笔的东西几乎没有。最近我通过豆瓣重新发现了过去的自己。那时的我，会不会以今天的我为傲呢？Duc给我发了条张照片，时间是去年的今天，我们一起去市役所顺便去了趟星巴克。虽然以前写的东西里面没有提到过他，但是他确实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你知道最好的朋友的条件是什么吗？最好的朋友必须是最大的敌人。他是个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家伙，像是太阳一般吸引着所有人的追捧，一个受欢迎到令我嫉妒的家伙。不久以后duc就离开了日本，一年之后的我却仍然活在他的阴影下。

其实我也有自觉，duc和我不是同类人。他比较主动的一个人。那种主动和对猫咪的亲切类似，一种令人快慰的接触。而那是我永远模仿不了的。就算是待在猫咪旁边，我也会感到消沉。我感觉世界是一片荒野，感觉时间是断续的；云卷云舒，草叶的晃动，这一切都在向我控诉着人这个身份的空洞。而现在我所过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体验的放大。经常有人问我会不会感到孤独。我当然会孤独，但是这种孤独是不可或缺的，失去它的日子令我感到折磨，就像是发高烧一样，言语变得失真，触感变得虚假。

可是这和八月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去年的夏天比起今年更加值得书写吗？可能确实是这样吧。有时候，空洞的感觉也会变得麻木，这时人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出去旅行。

中秋之死

2022-09-12 23:49

周一在研究室的时候，母亲给我发了两张老家的照片，没有表明她的用意。也许只是分享日常吧，我想。但是仔细想想，工作日在老家这件事本身就有些异常。无论如何，伯伯死了。这就是那个她闪烁其词的真相。

她是这样说的：伯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生，乐，西方，这些词语让我想起拉康的主要能指。主要能指遮蔽了它们的消极对应物。一句话中竟然有那么多主要能指，她的主体究竟被遗忘在了哪里？

还是说回伯伯的事情吧。小的时候我对伯伯印象不深，反而是到了初中高中之后，和他的接触才变得多了起来。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住了一个星期。那时候他借我的单车骑去临近的城区，大概有八九公里吧？单程大概是半个小时这样。那时候的自行车比起现在的要好太多，但是这辆却是过去的三倍价钱。他要往链条上倒油，因为自行车会变得黏答答的所以我有些不大情愿，他笑着说自行车还会怕油吗。那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人。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哪里来着？台风将至。他去超市买了很多到火车上喝的饮料。我后来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来，责怪母亲出门只带白开水。然后母亲说，他在精神面上确实是一个城市人，我笑了。

几年前，在回老家之前，伯伯在城区和自己的儿女住得很近。回了老家之后，他变得形只影单，后来更是疾病缠身。从城市回到老家，仿佛对应了他的生命坠向低谷的进程。但是这个坠向低谷的进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能够给出的答案唯有许多年许多年前伯母的死。伯母长什么模样我早已经忘记了，我只隐约记得她对我很好。每每想起这些事情都不禁想到，我真的是一个冷漠的人。相比起伯母的死本身，这件事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我还记得在一个黄昏，堂哥洗着大家的餐具眼眶红了起来。好多年之后，我和堂哥的关系似乎变得十分僵硬，就连过年都不再互发消息。他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傲慢而冷漠的人吧。就连亲人都这样看待我，更别说其他人了。总之，我觉得那件事，即使不是原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那之后，伯伯便走向了死亡。

我以前经常会思考那种无由来的好意的原因。伯伯对我就有一种无由来的好意。过年回家的时候，他总会带着我串门拜访朋友。平时对人态度蛮横的他，面对我的时候也只剩下了偏爱。想到这里我终于感觉到了悲伤。过去几个月我一直想打电话给他，但是每每不知该如何对家人开口。然后，可能我也在害怕跟他交谈吧。他会希望听见我的声音吗？在生命的最后。只要他有那么一丁点的愿望我都会无法原谅自己。

但是，难道他就是一个那么完美无缺的人吗？我们决不能让死遮蔽了一个人的过错。那种虚伪的悼词只是一个人用来逃脱内疚的免罪符，是急于摆脱逝者的伪善行径。我早已决定不去做这样一个虚伪的大人。客观而言，伯伯是一个混蛋。他PC，自私自利，无视权威，不听劝诫，对待亲人像是君王一般蛮横无度。从其他人谈论他的只言片语中我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所以我从来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好意，这种微妙的疏远一定让他感到寂寞了吧。

如果他能活到年老——那时我也到了中年，他会从一个胖子变成一个精瘦的老头，然后对着我的处事方式骂骂咧咧，然后我会耐心地让他平复心情，即使其他人对他不耐烦，我也要认真地听他

说话。之前在电影里看见一句台词说的是，那些蛮横的人缺少的是爱，因为脆弱他们才将自己武装起来。唉，这个可怜的老混蛋。

漫长的告别

2022年09月21日 09:06

翻来覆去彻夜难眠，季节更替的时候不知为何总难入睡。当晨光透过落地窗的缝隙照亮了房间的天花板，我突然想起今天raffel要离开鸟取。看了眼时间，七点二十分，处在来得及和来不及之间的暧昧区域。昨天跟raffel说时间太早可能去不了机场，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词是多义的，我们的友谊本就处在有关系和没关系之间。但是一种冲动驱使着我追赶这线即将消失的晨光。以前的我会粉饰说因为今后的人生再难见一面，如今我明白自己的冲动是所有人的冲动。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我是pervert，是那个付诸行动的人，其他人是hysteria，欲望着我的欲望。无论前者后者，终究是服从于大他者的安排。不过这种分析里也有剩余，我在那线晨光中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世界的幻影。

天气很凉，将左手插在口袋里踏着自行车，瞟着来往的行人。我看见了赶去学校的中学生，看见了给低年级小学生开路的志愿者家长。空中压着低低的灰黑的乱积云，仍然残留着的台风的余韵继续碾着倾斜的草木。微凉的风拂动着所有人的衣装和发丝，这一切确实是我比邻却无关的世界。年幼的时候偶尔看见街上走着的散漫大人，如今我确实成为了那时眼中无所事事的大人。

来送raffel的只有几个印尼人，都是我认识的——可以算的上是朋友，如果我愿意的话。有个腼腆的女孩我记得她叫rena。还有人缘很好的rudym和人缘第三好的bimo。他们都是拿着国费奖学金来的，说明过去都是些受欢迎的角色。八点钟左右我们送走了raffel，然后去了一趟从未去过的天台，在这里可以目送飞机离开，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充分的理由待到八点半。于是我和raffel的缘分便结束了。今后的人生里我还会和他有所接触吗？有些怀疑。我们终究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一路随着他们走回会馆，顺便给自行车前轮打气。当我跪在地上和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较劲的时候，身后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回头看见一位犹疑地看着我的中年女性，她在将我和她记忆中的形象比对，我认出来那是大概一年前开始就在这儿工作的雇佣工管理员。我说好久不见，之前我住在五楼。认出我来之后她很高兴地和我说了很多。当我住在五楼的时候她遇见我的时候经常会和我聊天，搞的我有时真不知该说点什么。她说有时候会想起我，想到没好好道别就不见人了。她听说我要在鸟取继续读博士就说了一大堆她的儿子的事情，她儿子现在是助理教授研究的是教育伦理学。她真的说了很多。离开的时候她说起之前的一件小事。那时候我看见她在擦桌子就问她要不要帮忙。在模糊的记忆中似乎确实有这样的印象。我再三谢过她，然后道别。

离开的时候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从草丛飞上楼顶，在过去每天都会路过的小公园里看见了红色的彼岸花。

存在小记

2022年10月02日 20:26

开始知道海德格尔是什么时候呢？大概两年前我开始萌发对哲学的兴趣。后来我读了非理性的人，对海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他的哲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叛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给人一种拉康般的魅力。

海的哲学的主题可以说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在，存在论不是从他开始的但是以他为集大成者。而后来的存在主义几乎已经完全偏离了海的本意，他自己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说到底对海而言存在是什么？当我仔细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理解过于暧昧，说穿了就是根本没有理解。杨宁老师说存在者和存在就是名词和动词的区别，这确实符合我们的直观。如果追溯词源，希腊人以ousia囊括对存在的理解。希腊人的理解不等于海的理解，但是回到谬误最初出现的地方是好事。希腊人是将存在理解成存在者的，而海希望解开其中的纠缠。那么ousia是什么意思？在场，自限，或者引用陈嘉映老师的翻译，“立足于自身并如是表现自身”。

同样是希腊人的理解，他们用physis这个词代表存在者整体。如果存在意味着某种不变之物（根据陈老师，他们确实是这样理解存在的），那么存在者整体，physis，却意味着绽放。也就是说，所有稳定不变之物有一个变动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对海德格尔来说是天地初开那般剧烈的——存在者之所以存在对海德格尔而言可谓是创世纪。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拉康的影子：不变之物来源于变化，这怎么可能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场天地初开的纷争从来没有存在过，它的存在只能是回溯性构造出来的。思考这样一个悖论：如果在时间点A之前不存在存在，那么时间点A是否存在？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结果我们又回到了巴门尼德，一切只能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永远不会变化。

随便写写，又是关于sharehouse
2022年10月19日 23:29

厕所的门槛比较高，我就坐在上面写了半个小时。有时候人会想坐到除了椅子之外的任何东西上。

重新翻了翻，主要是关于sharehouse(SH)的文字。

突然间想不起为什么要动笔了，记得再早一些的时候在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

也许——我是说也许——是因为比起现在，那些时光显得更加珍贵吧。至少那时候不会惨到连一起吃晚饭的朋友都找不到。

精疲力尽地回到岸边的时候，我压根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抢旅馆的最后一个名额。

隔着密码门我看见那人拖着旅行箱爬上旅馆的狭窄楼梯，而我到最后都没能搞明白怎样打开那扇门。

自助旅馆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迷。

那一天是周五，初夏的太阳灼人，我在广岛流落街头。

幸运的是，半小时后我找到了一家sharehouse(SH)，就在两个车站开外。
我忘记了这是个有网络就能活下去的年代。
那是一栋临海的五层建筑，在郊区算是很高了，远远就能看见。
建筑整体方方正正，与其说是SH更像是旅店，这是它比较煞风景的一个地方。
尽管第一印象不怎么样，它却让我重温了久违的SH时光。

说到底什么是SH时光呢？在此之前我住过两次SH。第一次是在东京大岛，第二次在京都西阵。
我在大岛住了整整半年。那个SH有些年龄了，当时的房客里有住了两年的aki。
那半年人来人往。我在东京见了人生第一场雪。暖气随便开不用钱(包在房费里了)，所以我们一直开到了梅雨季。
那段时间有令人不快的事情——人多了总会有事情，但是也有晚饭后的客厅时间——后来我在留学生会馆又体验到了那时的只鳞片抓。

客厅时间是快活的，因为晚饭和沙发永远使人愉快。我只管对着电视机打游戏，其他人在旁边聊些有的没的，没话题的时候就都来指点我击杀boss，那时我借aki的ps4在玩只狼。又或者大家一起打UNO，玩桌游。
那是孤独又不需要思考太多的时光。这样就足够了。有时几乎令人落泪。
是的，只是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罢了。他们是我能够接纳的第一群人。
aki大概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喜欢小圈子。小圈子会挑选自己的成员，而我永远会被排除在外。到头来我的友谊都是落单者之间的友谊。

还是说回广岛那间SH吧。我到的时候是下午，比说好的早了半个小时。一楼是前台加休息大厅。前台只有一个中年男人。他对中文有些兴趣，让我教他读他的名字。后来他递给我一张SH的使用说明，中文的，说实话还不如给我日语的，至少不会有意义不明的单词。
休息大厅很宽，有书吧，桌球台，餐厅，这儿还饮食供应，我观察了一下，晚上附近的老年人喜欢来这里聚餐。
洗完澡之后，本来打算在附近随便吃个晚饭，因为地处港口，最近的餐厅都在500米以外，再加上我估量了一下那儿可能很偏僻，便决定就地解决。汉堡套餐配了几个炸鸡块和沙拉，汉堡的皮有些干，不过份量还可以，价格中规中矩。
吃完饭回到四楼房间，仅有的两个室友也回来了。关于他们我几个月前写过一些。简单来说就是泰国人，工作签证过来工厂干活，来这边港口学习机械，所以在SH停留几天。我本来是打算好好聊一下的，但是语言不通就算了。东南亚来这边打工的不少，最近工学部外墙整修，工人们好像就是从那边来的。
之后我倒头便睡，醒来时是晚上八点。我上天台抽了根烟，然后去一楼休息室看漫画。啊那可真是幸福的时间啊。我喜欢认真打理公共空间的sharehouse。每个人都愿意在那里消磨时间，时间在那儿是剩余的，它永远能给你家一般的感觉。相比起来京都的SH这一点做的很差劲，基本上没有公共空间不说，整体照明还很阴暗。那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住在闹鬼的城堡里。

2022年12月28日 12:46

门口的银杏掉光了叶子，又一年走到了尽头。

某个同样萧索的冬天，我喜欢过一个女孩，她留给了我对于美术的热爱。某个落叶翻飞的深秋，我喜欢过另一个女孩，为了了解她，一个陌生的文学世界在我眼前敞开。我还喜欢过另一个女孩，她教会我如何与人亲近……她们是我的缪斯，为了她们我不会吝惜我的倾慕，即便因此落得遍体鳞伤。对她们来说，给我留下点什么好还是什么都不留下更好呢？如果不留下些什么，她们就成了我的创伤，可是也因为这份创伤而为我所贬低。如果留下些什么，她们就化为一个已然康复的伤疤，我会一直倾慕她，即便那只是一个虚构的幻影。

无论如何堆叠理论的砌块，这份寂寞也难以消解。为了能够继续前进，再见了，不知道名字的女孩。

神的仆从警告俄尔浦斯的妻子不要向后看，可她忍不住看了，然后被变成了一根盐柱。冯内古特说他很喜欢这一段，可是他又说，“人们不许回头向后看，我以后一定不再向后看了”；他说《五号屠场》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是由盐柱写成的。这些年来我似乎变得软弱了，总是忍不住向后看，过去的我应该更加坚毅才对。让你们看这种只剩下咸味的文字，对不住了。不过，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变成一根盐柱吧。如果有人肯留下来的话，就请你们陪我到那个时候吧。